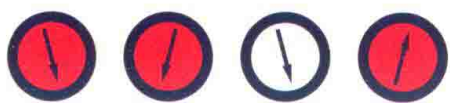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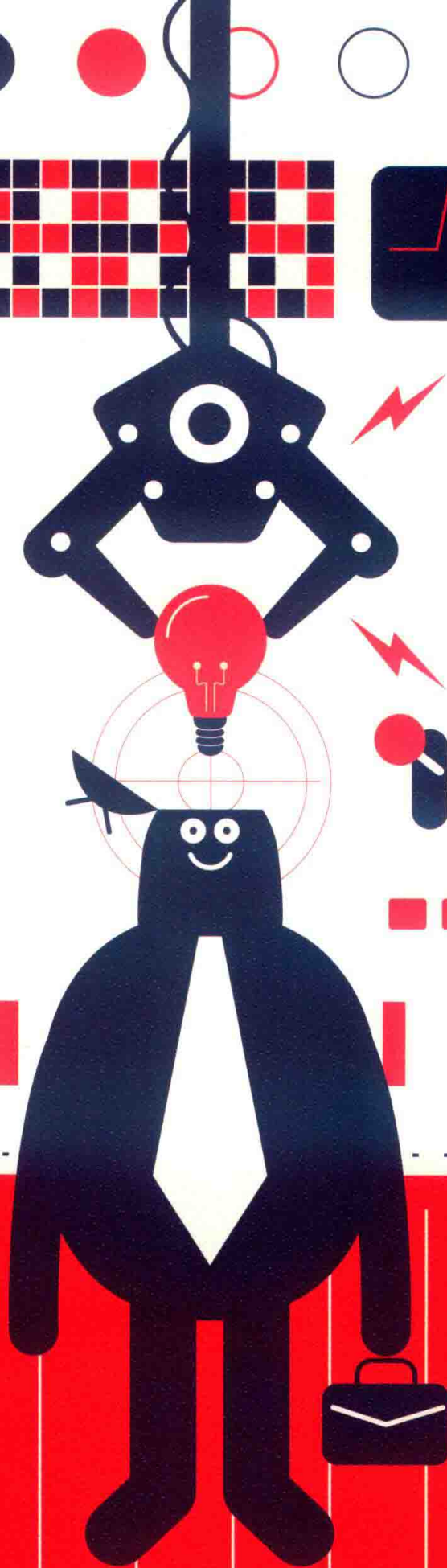


# 智能



## 互联网时代的 文化疆域

〔法〕弗雷德里克·马特尔 著  
君瑞图 左玉冰 译



SMART

Enquête  
sur les  
internets

1897  
The Commercial Press  
商务印书馆

SMART

Enquête

sur les

internets

# 智能

互联网时代的  
文化疆域

〔法〕弗雷德里克·马特尔 著

君瑞图、左玉冰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智能:互联网时代的文化疆域/(法)弗雷德里克·马特尔著;君瑞图,左玉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

ISBN 978-7-100-18311-6

I. ①智… II. ①弗… ②君… ③左… III. ①互  
联网—发展—调查研究—世界 IV. ①TP39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0)第 058299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智能

互联网时代的文化疆域

〔法〕弗雷德里克·马特尔 著

君瑞图 左玉冰 译

---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8311-6

---

2020年7月第1版

开本710×1000 1/16

2020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24

定价:69.00元

Frédéric Martel

**SMART**

Enquête sur les internets

Copyright © Éditions Stock, 2014

本书根据斯多克出版社 2014 年版译出

# 目 录

序 言 .....	1
第一章 硅谷 .....	17
第二章 阿里巴巴 .....	41
第三章 手机 .....	51
第四章 IT 就是印度科技 .....	66
第五章 智能城市 .....	85
第六章 城市复兴 .....	120
第七章 我的 Isl@ m .....	145
第八章 调控者 .....	154
第九章 从文化到内容 .....	192
第十章 社交电视 .....	238
第十一章 游戏结束 .....	270
第十二章 欧盟 .....	290
结 论 .....	328
词汇表 .....	364
资料来源 .....	374

## 序 言

“在这里，网吧已经不再流行。它们随时有被其他新鲜事物取代的趋势。今天，所有人都在家里上网，人们也可以去能用无线宽带（wifi）免费上网的咖啡馆。”巴沙尔（Bashar）告诉我。“登录”咖啡馆位于市中心一处有树有花的幽静地方，咖啡馆的标志是四个小小的“@”，象征着互联网。在这家窄小的两层楼的咖啡馆，菜单上用红色的英文写着：“请在脸书上为我们点赞。”圆形的啤酒杯底写着：“登录你的好心情”，这样一条网络性质的标语，象征着咖啡馆的乐观主义，这里看起来很受当地年轻人喜爱。人们经常为了来这儿上网而点一个奶酪汉堡、一个苹果卷点心，喝一杯奥利奥饼干奶昔或番石榴汁。这里既是网吧又是简易咖啡馆，不向顾客提供任何酒类饮品。

尽管网络不能给咖啡馆带来更多收入，但食品饮料的消费依然不失为一个好营生——这和其他消费场所一样。巴沙尔说：“有时候，顾客会将他们在“登录”咖啡馆消费的菜拍照上传到脸书或因斯特格拉姆（Instagram，一家基于照片分享的美国社交网站）。”这位咖啡馆老板自己也沉迷于这种难以解释的全球化现象。

巴沙尔表示，社交网络正在慢慢取代博客。“一些博主依旧每天早上过来，点一小杯意式浓缩咖啡，连上网，在他们的博客上传文章，但是人数已经少多了。”巴沙尔补充道：“这里的无线宽带密码是‘logincafe’，中间没有空格。”他挥舞着手中的 HTC 智能手机和一个安卓系统的平板电脑，告诉我已经成功连接上了。一层的大屏幕也是联网的，正在播放雷迪嘎嘎（Lady Gaga）和麦当娜的串烧歌曲视频，过了一会儿，又开始播放美国大片的片段。又有一天，我看到上面在播放互联网转播的国家地理频道。

和其他地方一样，这里所有人都知道谷歌、苹果、脸书和亚马逊，我们可以简称它们为“GAFA”（即 Google、Apple、Facebook 和 Amazon 的首字母缩写）。这里每家商店都在谷歌上拥有自己的网站，在脸书上拥有自己的账号，我还注意到很多人正在使用苹果手机或苹果平板电脑上的应用程序（俗称“APP”），使用苹果音乐播放应用程序（iTunes）的人也不在少数；但亚马逊却没人在用。在这里，没有文化产品的送货上门。人们更倾向于非法下载电影，在优兔（Youtube，谷歌旗下的在线视频网站）上观看时下流行的最新一期的《美国偶像》或使用威伯（Viber，一款定位软件）免费通话。

“登录”咖啡馆入口处悬挂着一幅巨大的肖像画。它是由许多马赛克拼贴起来的，看上去像是一张美国饶舌歌手的脸。巴沙尔确信地说这是痞子阿姆，但在这里工作的 11 名服务生中的一位打断他说，画上的人是 Jay-Z。于是，关于画上的人到底是谁的争论在咖啡馆门口展开了。他到底是黑人还是白人说唱歌手？他是图派克·沙科尔（Tupac Shakur）？还是坎耶·维斯特（Kanye West）？事实上，这很难说，艺术品总是有自己的风格。之后他们给这幅画拍了照片，并承诺我会

在讯佳普（skype）上告诉我答案。

“登录”咖啡馆几米开外有一家“3D 商店”，这里曾经一直是一家网吧。但它需要顺应当下的理念。现如今这里是一家电子游戏厅，有二十多个男生正在玩《战地 3》、《使命召唤》和《侠盗猎车手 4》消磨时间——这里一个女生都没有。每个玩家每小时收费 1 欧元。有两个男生经常来这里踢《实况足球 2013》，其中一个男生告诉我：“我们选择的是皇家马德里队！”这两个年轻人手上都有智能手机：一部三星 Galaxy S III 和一部 iPhone 4。其中一个男孩说：“在这里，上网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所有人都有网络，很便宜。我们在家里，在智能手机上都可以登录脸书、推特和因斯特格拉姆。我们和朋友之间用手机通信应用程序（WhatsApp）互相发送信息，用威伯和远在国内外的朋友通话——所有这些几乎都是免费的。”另一个男孩补充说：“我超级喜欢用推特。”

稍远一点的烈士街上有一家手机店，名叫“Jawal Shop”。在这里可以找到所有的手机型号，包括诺基亚、三星、HTC、黑莓和苹果，甚至还能见到在这座没有 3G 网络覆盖的城市里比较罕见的新款苹果手机。基本款手机的价格不高，人们把这类手机称作“预安卓系统手机”，英语里称之为“功能手机”。而智能手机的价格居高不下，一部手机的价格平均在 400 欧元左右。这家商店覆盖无线宽带，因此这附近街区的许多年轻人会到这家店来上网或给手机充电。“我们免费让他们使用，这让一个街区的人彼此相识。”店员穆罕默德说。我从他那里了解到，这里的年轻人尤其钟爱那些免费的应用软件和免费网站，如莫兹拉（Mozilla）基金会的火狐浏览器、维基百科和里纳克斯（Linux，一种电脑操作系统）。穆罕默德还说：“他们总抱怨车库乐队

(Garage Band) 和照片店 (Photoshop) 这些软件越来越难以盗用, 他们认为这太不正常了。”我对这家店里顾客的信息技术水平很吃惊, 他们知道很多软件, 知道怎样免费使用这些软件的诀窍, 懂得基本的编程技术, 甚至还知道“云服务”, 即存储在云端服务器的数据和内容。

离开的时候, 我注意到这家店门口摆放着一台发电机。穆罕默德对我说: “这是一台发电机,” “绿田牌的, 是中国制造的, 我更喜欢以色列产的沙特尔 (Shatal) 牌发电机, 它们的质量特别棒, 但是也更贵一些。”我们面前, 站着三名身穿黑色制服、手持武器的哈马斯士兵, 静静地看守着无名战士广场区 (Jundi Al Majhoul)。就在前一天, 以色列武装部队刚刚轰炸过这座城市的周边。

在加沙地带, 在这样一个出入不自由的巴勒斯坦领地, 这些网吧、智能手机售货员和网络供应商, 与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没有任何不同。互联网和数据技术是全球化的, 可以说, 是去地域化的。在世界各地, 数字领域的行为是相近的, 人们访问的网站和使用的应用程序是一样的, 使用习惯也很相近。一切的一切都是连接的。The world is flat, 世界是平的。

卡米洛这个名字取自于切·格瓦拉著名的革命伙伴卡米洛·西恩富戈斯的名字, 但他讨厌“切”这个字。卡米洛是黑人, 古巴人, 他梦想去迈阿密生活。离我们所在的古巴首都哈瓦那, 不到 150 公里的地方, 有美国、佛罗里达、基韦斯特, 更远些, 是迈阿密和南海滩。我们在奥比斯波街一家网吧门口排队, 这条街是中央公园旁边的商业步行街。排队等待的队伍无休无止, 看上去起码要等一个多小时才能进入网吧。网吧开在一幢古巴贵族遗留下的洛可可式建筑的一层, 这

座建筑负盛名但破败不堪，修复工程已经持续了十年。20世纪50年代的豪华建筑现如今却成为21世纪的苦难。

“这里必须用可兑换的比索消费，物价都特别贵。”卡米洛恼火地说。在古巴，人们用当地货币购买生活必需品：门头店供应着不起泡的洗发水和散装的饼干。如果要买进口产品，就要使用比当地货币贵25倍的另一一种货币：可兑换的比索。在古巴，牙膏、肥皂、剃须泡沫、卫生纸，当然还有手机和上网，这些都属于奢侈品。

古巴政府几乎是凭经验推测互联网将会成为扰乱社会秩序的因素、激发叛乱的源头和一本通向国际信息人口的护照——可能更像是签证。因此，政府根据危险等级对网络进行了分类，“estado peligroso”级别是刑事法规的官方用语，可以翻译成“危险状态”。

我和卡米洛终于进入了这家网吧。这里环境十分艰苦，墙裂了缝，风扇转动着，带不来一丝风。顶多二十几个人正在查看电子邮件或是来自家人的消息，没有人在游戏网站或者在线游戏上浪费时间——这和加沙地区的情况一样。为了能够更快一些，一些人甚至在纸上打好底稿再发送信息。上网的价格非常昂贵，经不起耽搁（1欧元十分钟，差不多相当于这里一天的工资）。“此外，网速还非常慢。”卡米洛悲哀地说。古巴在全球网速的排名仅比最末位的（科摩罗）马约特岛靠前一点。我还注意到，这里的上网手续实在繁琐，人们必须提供个人身份证，登记个人地址，签署一份允许被监控的授权书，并注明将要浏览什么内容的网站，以避免有人登录“颠覆性网站”。比如，脸书是被禁的，古巴反对派的博客也是。

我尝试登录 Generacion Y，著名异见分子桑切斯（Yoani Sánchez）的网页，页面显示为错误消息。我知道桑切斯处于古巴严密的监视范

围内，通常用短信将她编写的信息和推文发给一个可以信任的联络点，这个联络点大概位于佛罗里达，在那里他们可以将这些内容传到网站上。她的博客以一位昆虫学家有学识而单调无味的笔调描述古巴的日常生活。这不是反卡斯特罗的宣传工具，这是一个贴近现实的媒介。当然，这家每个月拥有 1,400 万固定访问者的网站，在小哈瓦那——迈阿密的古巴区和古巴反革命总部比在哈瓦那拥有更多访问者。无法登录这个网页的卡米洛知道这个博客的存在，他满是微笑地对我说：“对我的一天来说这就够了。”卡米洛的话既实际又平和，不像卡斯特罗一样总使用押韵。

互联网渗透到古巴并不多见的网吧，渗透到大学和企业。“这种网吧属于国有公司。制度不允许这类传播媒介私有化。”卡米洛宿命地说。古巴的公司、餐馆和农场在 1968 年已经全部国有化，近些年来，劳尔·卡斯特罗（菲德尔·卡斯特的弟弟）总统谨慎地准许小作坊、微型企业、小饭店以及一些手工业者和农业生产者实行私有制。在哈瓦那大街的墙上，几乎随处可见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的巨幅肖像，旁边贴着标语：“革命万岁”，“菲德尔万岁”，“无祖国，毋宁死”，“今天、明天、永远的社会主义！”

想要获得更好的网络连接服务，可以去国际大酒店，比如自由哈瓦那大酒店——酒店名字不怎么名副其实。它位于第 23 街，是一家豪华酒店，这里曾是一家希尔顿酒店，后被卡斯特罗政权征用并收归国有。这里的网速比其他地方稍微快一些，但前提是必须购买一张有时间限制的上网卡，这种卡专为外国人准备，平均每小时 6 欧元，这对于大部分古巴人来说还是无法上网的。

“‘.cu’这个后缀像是一个幻影，从来没人见过它。”玛德琳

(化名) 讥讽地说道。这位四十多岁的退休教师之前担任教职时月收入为 20 欧元。今天，她仅仅把自己位于哈瓦那海滨大道附近住宅的三间卧室在黑市出租，便获得比之前高出将近 100 倍的收入。我住在这个“私人旅馆”里，它提供食宿，人们可以通过电话预订，如果是在国外，则可以登录 [revolico.com](http://revolico.com) 预订，这是一家古巴网站，类似于克莱歌斯李斯特 (Craigslist, 美国一家大型免费分类广告网站) 或者空中食宿 (Airbnb, 一家联系旅游人士和家有空房出租的房主的服务型网站)。“[.cu](http://.cu)”是古巴的国家域名后缀。带着一点疯狂的乐观，这种乐观主义有时体现了古巴人的特征，玛德琳补充道：“至少古巴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来获得这个后缀。朝鲜甚至都不要求拥有自己的后缀！”说得没错：“[.kp](http://.kp)”这个后缀也是最近才提出申请，这一点证实了平壤对于网络一贯的冷漠。朝鲜政府几乎很少存在于网络，这一点与古巴相反。

待在像玛德琳这样的私人寓所里，是无法上网的。在古巴，在家里几乎是不可能上网的：古巴的家庭上网率只有 0.5%，最好的情况，也是通过铜质的电话线拨号上网，伴随着特有的刺耳的噪声，这种方式很难产生高网速。电脑也很稀有，大约只有 3.5% 的家庭拥有。调制解调器更是没有，它们一直被政府明令禁用。只有 U 盘很常见，我在哈瓦那随处可见。这种众所周知的“随身存储器”允许交流音乐、电影和电视剧，所有这些在古巴都无法通过网络传输。

“布兰奇塔妈妈家”是一家稀有的“私人”餐馆，位于哈瓦那兰布拉大街，品位糟糕的殖民地风格豪华酒店的二层——这是一间家庭式饭店，供应黑豆汤、车前草和咖啡。我们在这家餐厅吃晚饭的时候，眼前的街景仿佛是上个世纪：美国产的破车摇摇晃晃地开过，其中一

辆雪佛兰贝莱尔像是没了减震器似的跳跃着。古巴凝固在 1959 年革命的那一天。和我遇到的很多古巴人一样，玛德琳梦想自己能生活在佛罗里达：“那里可以自由上网，那里还有 3G”。她又开玩笑地说起这里流行的一个笑话：“迈阿密最棒的地方就是它离美国非常近！”

2011 年，为提高古巴的网速，在欧洲的援助下，1,600 千米的海底光纤电缆在委内瑞拉和古巴之间铺开。经过两年的时间，卡斯特罗政府最终准许在 2013 年夏开放上百个上网点（一些有网络的场所），向所有人开放。但是它们昂贵的费用还是限制了上网人数。“很大一部分民众依旧无法上网。”我在岛上认识的古巴—美国混血的情报专家伯特·梅迪纳（Bert Medina）指出。

在古巴，手机将越来越常见，大概有 12% 的民众拥有自己的手机。我和卡米洛一起去了一家位于老哈瓦那街区的手机店，这里依旧是一家国营店，门口依旧排着长长的队。严苛的制度、高昂的价格和持续的匮乏抑制了销量。这些手机没有 3G 甚至无法联网。它们还不是智能机。

在这个几乎所有地方都允许个人上网的世界，古巴作为最后几个国家之一，展现了这样一幅罕见的景象。今天的古巴，停滞在了人造卫星之前的时代。卡米洛总结道：“互联网是一个奇特的东西，这太 21 世纪了。”

辛芬·德拉德拉（Sipho Dladla）的蓝色鸭舌帽上印着这样一句标语：“青春无极限”。不到 30 岁，匡威鞋加黑莓智能机，辛芬是“拒绝界限”的活跃青年的最好体现。他正在石头城，南非索韦托边缘的贫

困地区，主管一个数字教育项目。“我们和400名年轻人一起在这里工作，对于他们，一切都是免费的。我们教他们使用电脑，教他们上网。但是令人意外的是，关于信息技术，他们已经懂得比我们多了，”辛芬接着说，“晚上，他们把笔记本电脑带回家，教他们的父母如何使用。”这在非洲历史上是第一次，不是前人将知识传给年轻人，而是孩子们教育他们的父母。辛芬认识到“这是文明的成熟转变”。不过他还是强调说：“这些孩子来这里学习也是为了能填饱肚子，因为我们的培训提供一份免费的食物。”我看见一口巨大的锅里正在热着米饭和鸡肉，饭马上就好了。

石头城青年项目位于索韦托的中心。约翰内斯堡西南的这个贫民区里生活着将近100万人口（另一项包括入境移民在内的人口评估比现在还要高两倍）。尽管索韦托一部分地区今天已经实现振兴，贫困依然存在于十几个小镇。石头城，这个国家最贫苦的贫民窟之一的处境是这样的：没有沥青公路，土路裂着大口子，下水道的污水到处流淌，没有饮用水也没有电，到处都是波纹钢板。艾滋病是这里致死的首要原因：感染艾滋病的人口比率极高，占全国人口的11.5%，在这个地区，比率可能是这个数字的三倍。

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下，我们惊讶于科技和互联网竟然无处不在。“这里所有人都有手机。我们听广播，看天气预报，阅读星座运势，都是通过一台甚至还不是智能手机的普通手机实现的。手机内置的手电是最流行的应用之一。索韦托正在发生数字变革。”辛芬说。他补充道：“这里的问题不再是数字技术匮乏，因为所有人都可以上网，问题是网络教育。人们已经很清楚，他们应该具备‘数字素质’，免得落后于时代。”辛芬多次重复“数字素质”，他认为这是

互联网的未来。（“数字素质”这一表达方式，指数字扫盲或利用电脑阅读网站和登录网络的能力，这被认为是当今国际层面经济发展的一个因素。）

简直太会想办法了！太聪明了！没有电，就用卡车电池或者小型太阳能电板给手机充电。网络连接通常通过3G上网卡。在石头城青年项目的平房里，几个衣衫褴褛的年轻人在台式电脑上刷着脸书。他们的电脑通过一条条很粗的网络电缆联网。另外几个人在使用一种在南非十分流行的应用程序，叫作 Mxit，朋友之间可以从任何手机上相互免费发送即时信息。我还看到有些孩子坐在地上，在果绿色塑料壳的“100 美元笔记本电脑”上玩电子游戏消磨时间。这种著名的名为“XO”的笔记本电脑是由美国非政府组织——“每个孩子一台笔记本电脑”项目提供的。我听着这些年轻人之间的交谈，他们使用英语、塞索托语和祖鲁语——南非 11 种官方语言。他们开心地笑着。

小镇上的成年人无法使用石头城青年项目的设备。因此，为了能够上网，他们只能从一条狭窄的天桥横穿贫民区外沿的高速公路，到最近的一家网吧上网。每小时收费大约 15 兰特，约合 1.2 欧元。“但是大部分时间不需要去网吧上网，仅登录网页的话用手机就可以。”科波特索·波迪拜（Khopotso Bodibé）强调说。波迪拜在索韦托接受了采访，这位作家兼网站记者补充道：“我 90% 的知识都是从网上获得的。互联网教育了我。”他告诉我，每天晚上索韦托公共图书馆闭馆后，他就去麦当劳工作，这家快餐店是这个地区少有的仍然开门营业并且能免费上网的地方。至于辛芬，他非常希望拥有数据风公司（Datawind）新出的售价 30 美元的安卓平板电脑，和向外公布售价 50

多美元的智能手机。他希望这些能改变小镇的命运。辛芬浑身充满能量和乐观精神，他出生在索韦托并且一直生活在这个没水没电的小镇上，他炽热地、近乎狂热地相信，互联网能够改变时代。一些缺乏机会并忍受痛苦的人，除了加倍宽容和温和，别无他法。辛芬将互联网视为最后的救命稻草，他想将“这道滋养黑暗大地”的白光传递给其他人。天哪！这位互联网传道士看出了我的怀疑。为了让我明白科技的魅力，他颇具洞察力地补充道：“互联网改变了我的人生。当班图斯坦学校还不允许我使用互联网的时候，我通过网络进行自学。我不仅学习了地理、历史，还学了一点法律。如果没有互联网，我现在甚至无法用英语与你交谈。互联网是我遇见的最美好的事物，而且现在仅仅是个开始。”

本书是一项关于数字全球化的田野调查，共涉及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加沙地带、哈瓦那和索韦托。本书试图描述当今的数字化变革和将要来临的数字世界。表面看来，这场科技全球化像是一种统一。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联网人数很多，他们使用与世界其他地方一样的社交网络和应用程序，虽然他们被限制自由离开他们的国家。古巴民众渴望互联网，因为他们想要连接互联网，以脱离隔绝。南非小镇的人们相信互联网可以让他们获得个人自由，并希望通过经济发展和数字发展摆脱困境。我们观察到，在世界各地，数字化实践的行为是类似的。脸书拥有 10 亿用户，相当于七分之一的地球人口都在使用它，其中一半人是通过手机操作，而且“这是免费的”。然而，在这三座城市里却存在三种不同的互联网：斗争和解放的互联网、被审查的互联网、为了生存的互联网。互联网尽管拥有全球化的统一形象，

但在各地都有所不同。这就是本书的论点。

本书的基本观点很简单：与我们认为的和我们想象的加沙地带、古巴和索韦托相反，互联网和数字化问题并不是完全的全球化现象。它们在某片土地生根，具有地域特征。男人女人们、信息、电子商务、应用程序、智能卡、社交网络，它们之间被有形的、物质的和现实的联系连接在一起。这既是一个“智能的世界”，又是一个“小世界”，但是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这个世界既不是平坦的也不是平面的。

人们直觉地认为世界正在变大，并向一个唯一的网络演变发展，而文化和语言的不和谐正在逐渐消失，与这种观点相反，本书站在反直觉的立场，带来一种不同的视角。它打破了被普遍接受的理念，即数字全球化超出空间和边界而存在，而是意外地提出互联网并没有革除传统的地理限制，也没有消解不同的文化特性和语言，相反，互联网更强化了它们的不同之处。

随着上网和智能手机的普及，互联网的疆域化甚至会在未来几年得到增强。互联网的未来不会是全球性的，它会在某片土地上扎根。它也不会被全球化，而是本土化。此外，应该停止使用大写的“Internet”，而更应该使用小写的复数形式的“internets”——笔者在本书中即是以小写的复数形式来表述的。我的题目是：互联网（internets）的多样性。

这种新的思考互联网的方式带来了我们此前从未想象过的更“智能”的世界。互联网的多样性、国家的特殊性、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在数字化的世界均占有一席之地。互联网不反对身份的不同、地域的不同和语言的不同，更不反对“文化例外”和多样性。